



歷代帝王正統圖 宋 陳元靚 事林廣記 明永樂年間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先聖遺像 宋 陳元靚 事林廣記 明永樂年間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南宋的通俗化史學與市民生活

林士鉉



南宋庶民文化具有豐富多樣性特色，史學是重要的元素。當時政府十分關注傳統文化的振興與創新，同時也帶動史學的發展。除了私家修史、著史活動繁多，南宋人還喜愛發展演歷史故事，透過商業化的發展，講史成爲日常中極受歡迎的娛樂活動。我們可以說南宋真是個愛說故事的時代。

民間類書中的通俗化史學

南宋政府在振興文化的努力及成效，可由民間通用生活類書中一窺其影響力，如宋元之際，陳元靚編纂的《事林廣記》是當時富代表性的日用類書，流傳甚廣，此書附有插圖，淺顯易懂。在介紹「聖賢類」人物事跡時，首載孔子之「先聖遺像」，並附

《宋高宗御製贊》，頌揚孔子：「帝王之式，古今之師，志則春秋，道由忠恕」。由此可見，宋高宗（一一〇七—一一八七）提振文化傳統的形象，透過民間用書的流行得到進一步提昇。

流傳民間的日用百科類書，史學門類也佔有一定篇幅，再據《事林

廣記》觀察，即有數卷載入通俗性歷史常識：卷六至卷八爲「歷代提綱門」，含〈歷代歌〉、〈歷代圖〉及朝代更迭紀要等；卷九「正統年運門」，從盤古述至當朝；卷十爲「宋朝世系門」。其中〈歷代歌〉性質亦近於蒙求歷史讀物，裨於童蒙背誦：伏義神農與黃帝，是謂三皇掌天地；

少昊顓頊及高辛，兼以唐虞號五帝；夏商周號曰三代，戰國七雄侯十二；秦惟二世有楚王；西漢後爲莽篡位，東漢誅莽復中興；三國魏蜀吳繼至，西晉承魏都洛陽；東晉起於司馬睿，南朝宋齊及梁陳；北魏後魏東西魏，北齊後周同一隅；隋帝與分乃楊氏，李唐之後有五代；梁唐晉漢周相繼，宋受周禪握乾符，大元皇帝萬萬世。

未句因版本不同略有差異，此本以元朝爲結語，應是反映續刻出版者的現實考量。

同書丁集卷二「諸史修撰」（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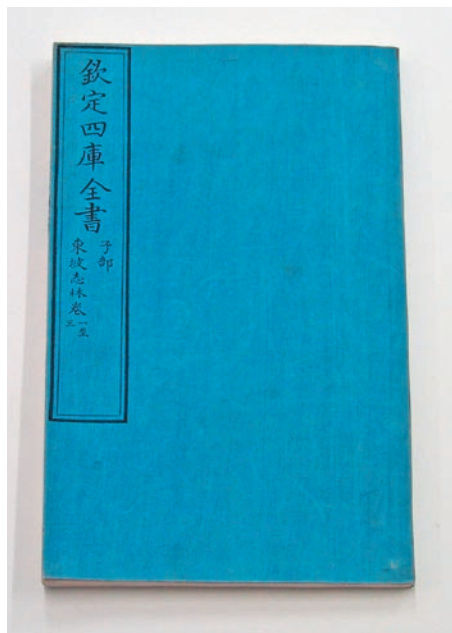
史著。十七史之後尙列有：司馬光《通鑑》、李燾《漢鑑》、劉知幾《六六一七二二》《史通》、章衡《一〇二五一一〇九九》《編年通載》、三劉《兩漢刊誤》、朱繪《歷代帝王年運詮要》（註四）除劉知幾外，其他均爲宋人。

《事林廣記》的通俗化史學特色的部分，尙可見「速成門」之〈看經子史法〉：

史門）介紹歷代史書，首舉《十七史說》，評議時人對十七史的看法，（註二）突出《春秋》的地位；將《三國志》析做魏志、蜀志、吳志三部，又將《五代史》析做梁史、唐史等五部，加上《春秋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，以及《晉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唐書》，成十七之數。（註三）十七史亦兼有政權、時代的概念，故《事林廣記》不以正史爲限，附舉諸斷代史家、

若治一經，餘五經豈可不讀。若作賦，荀、揚不可不熟，《左傳》亦當熟，如公、穀文中，子皆當節取其要者以爲用。又三國與南北朝，及隋唐以至五代，止於《資治通鑑》中，熟記其大略矣。然治亂之大體，謀議之得失，人才之高下則當記之，餘則可略也。大抵要自黃帝而下，至五代之末，其治亂不可不知。宋朝自太祖以至今日在位之年，其年號之名，歷年之數，及爲治之體皆不可不知，須用編錄。（註五）

次列〈看史書法〉：先節《史記》，又節《西漢》，次節《唐書》，次節《東漢》。先看人君



宋 蘇軾 東坡志林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騎兒；講述賓主問答，含禪機亦富嘲諷的說禪經、說參請；此外，又以講說歷代興亡長篇故事的講史最為流行，《西湖老人繁勝錄》更載臨安北瓦十三座勾欄中，「常時兩座勾欄，專說史書」，可見歷史故事已然成爲生活樂趣的重要素材，其形式則爲說書、演史。

在北宋，說三國故事應已十分流行。蘇軾（一〇三六—一一〇一）《東坡志林》卷六載：「塗巷小兒薄劣，爲其家所厭苦，輒與錢，令聚坐聽說古話。至說三國事，聞劉玄德敗，顰蹙有出涕者；聞曹操敗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，百世不漸。」原來，在宋代「聽說古話」必

須付費。南宋高承《事物紀原·影戲》亦載：「仁宗時，市人有能談三國者，或採其說加緣飾，作影人，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像。」此知三國故事除了可以演史，更可以作成「影戲」演出。

南宋周密（一二三二—一二九八）《武林舊事·演史》列出了當時演說歷史故事的知名「藝人」：「喬萬卷、許貢士、張解元、周八官人、檀溪子、陳進士、陳一飛、陳三官人、林宣教、劉進士、鞏八官人、徐繼先、穆書生、戴書生、張小娘子、宋小娘子、陳小娘子、李黑子、陸進士、丘機山。」（註七）這些演史人的名銜有進士、官人、書生等，顯示他們的口才出色，如同考取功名受到尊重，尤其「小娘子」一類的稱號顯示女性說書人的存在。

繁華城市裡的瓦舍勾欄，即是說唱藝文活動的演出空間。各種宋人的筆記叢談，一再記述，除上述《武林舊事》，灌圃耐得翁《都城紀勝》、西湖老人《繁勝錄》、吳自牧（一一六一—一二三七）《夢梁

錄》、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等等，內載著名藝人、曲藝種類名稱、節目內容及風格特徵。上述《事林廣記》除標舉孔聖人所傳文化道統的高道德準則，也編入各種日常生活娛樂。宋人除以文字描述說、唱文學，亦使人圖畫。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即見簇擁聆賞說話表演之人群。南宋的說唱曲藝廣泛流行，類別名目亦夥，題材豐富，泰半結合了說、唱，更有以笙、鼓等樂器伴奏的「合生」、「鼓子詞」；亦有以各種套曲組織唱詞，分節演出，又伴以鼓、拍板的「唱賺」，其形式更爲複雜，《事林廣記》所載一套《圓社市語》是現存唯一「賺詞」之例，配以「唱賺圖」顯示其演出規模。

吳自牧《夢梁錄》亦有《小說講經史》之章，描述熱鬧景況，有人「談論古今」，也有人「演說佛書」，而歷史故事則吸引許多觀眾，以各種「史書」爲「劇本」，還時常講述南宋中興故事：

講史書者，謂講說通鑑、漢唐、歷代史書、文傳興廢、爭戰之事，有載書



晉 陳壽 三國志 宋紹興間衢州刊元明遞修補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影戲 宋 高承 事物紀原 明正統十二年南昌閣敬校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在位之久，近宰相之賢否，爲治得失，餘則看其人一節之大者，若其人名位顯可以出論題，則詳看首尾及得失，皆記之要，作議論若其人微，則記其大節一二事爾。（註六）

上述內容，強調以「速成」爲前

提，雖然具有功利傾向，可做爲科考指南，對於無家學師承的廣大自學者而言，也算是寶貴的讀書經驗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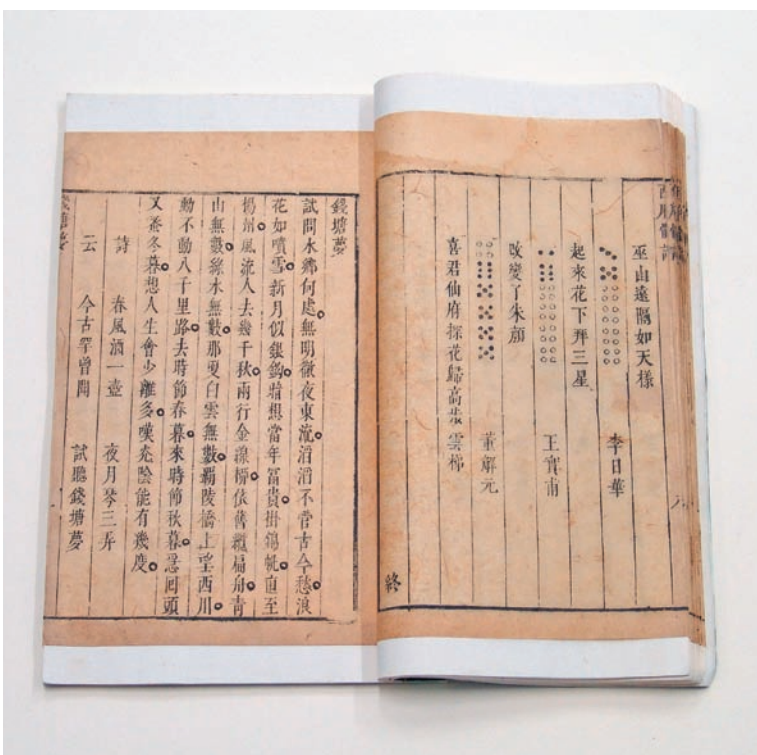
說話、話本流行民間

「說話」正是指說故事，是隋唐時代民間說唱文學的重要形式。南宋

社經繁華一時，各種物質與精神生活均極爲豐富，當時已有「說話四家」之說，指出說故事的不同類型，包括有：煙粉、靈怪、傳奇一類的小說，常以銀字笙或銀字管絃伴奏；講摘奸發伏的公案，或與金兵征戰有關的鐵



說話場面 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不著撰人 錢塘夢一卷 收入評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 明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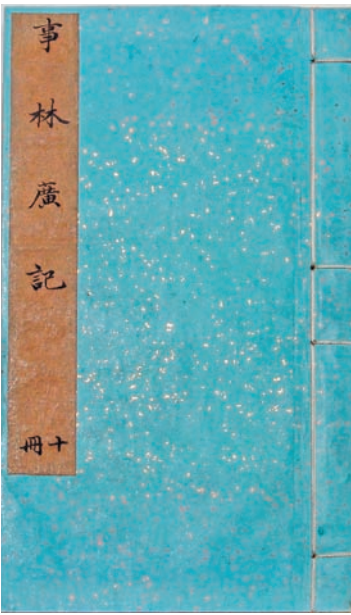
古今故事入話本
《清平山堂話本》中，有〈老馮唐直諫漢文帝〉一篇，本事出自《史記·馮唐列傳》，復加以增文飾潤，可見「說話人」敷演、捏合之生動巧妙。現存〈老馮唐直諫漢文帝〉雖有佚文，其情節頗為完整，以唐、宋君主聽儒生講史書、駕幸武廟、祭祀歷代名將功臣之故事，引導出馮唐直諫

漢文帝，徒慮匈奴為患邊境卻不察大將魏尚正陷獄中，斥責「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」。
考《史記·馮唐列傳》所載馮唐奏言：
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，私養錢，五日一椎牛，饗賓客軍吏舍人，是以匈奴遠避，不近雲中之塞。虜曾一入，尚

率車騎擊之，所殺其眾。夫士卒盡家人子，起田中從軍，安知尺籍伍符。終日力戰，斬首捕虜，上功莫府，一言不相應，文吏以法繩之。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，以為陛下法太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。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罰作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弗



唱賺圖 宋 陳元靚 事林廣記 元建安樞莊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生、周進士、張小娘子、宋小娘子、丘機山、徐宣教；又有王六大夫，元係御前供話，為幕士請給，講諸史俱通，於咸淳年間，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，聽者紛紛，蓋講得字真不俗，記問淵源甚廣耳，但最畏小畏人，蓋小說者，能講一朝一代故事，頃刻間捏合，與起令隨令相似，各占一事也。（註八）
《夢梁錄》稱他們為「小說人」，引文所列「著名藝人」其稱號與《武林舊事·演史》所記部分相同。他們口才了得，「頃刻間捏合」似指小說人能掌握、引申歷史故事之虛實，引人入境，與喝酒玩樂時的行酒令遊戲相似，當場指物賦詩，即興演出。

的限制。一般認為，現存幾種宋元小說集仍可徵得數十餘篇話本，諸如：《京本通俗小說》（〈碾玉觀音〉、〈菩薩蠻〉、〈西山一窟鬼〉、〈志誠張主管〉等）、《清平山堂話本》（〈西湖三塔記〉、〈合同文字記〉、〈風月瑞仙亭〉等）、《古今小說》（〈趙伯昇茶肆遇仁宗〉、〈史弘肇龍虎君臣會〉等）、《警世通言》（〈錢舍人題詩燕子樓〉、〈三現身包龍圖斷冤〉等）、《醒世恆言》（〈鬧樊樓多情周勝仙〉、〈鄭節使立功神臂弓〉）等均收錄不少宋代話本。此外，《小說傳奇》內有〈王魁〉一篇，《題評西廂記》附錄〈錢塘夢〉一篇，亦有人列為宋代話本。

宋人講史內容實在廣泛，然而至今傳世數量已不多，傳本可參考胡士瑩《話本小說概論》，據其考察結果尚有元人增益刊行的《新編五代史平話》和《新刊大宋宣和遺事》。話本因流傳日久，攙入了元明人的手筆，判別問題較為複雜，卻也顯示宋人的說話、話本深受歡迎，不受改朝換代

話本流傳於市坊的可能性甚高，據《夢梁錄》卷十六〈茶肆〉載：「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」，查《京本通俗小說》中，亦有〈西山一窟鬼〉一篇，故事似本於宋人佚名小說《鬼董》卷四〈樊生〉；而茶肆恰與話本同名，似得名於話本流傳之後。



漢 司馬遷 史記 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古香齋袖珍本 (12x17.5公分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宋 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 寶祐五年趙與憲湖州刊元明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能用也。臣誠愚，觸忌諱，死罪死罪！」文帝說。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，復以為雲中守，而拜唐為車騎都尉，主中尉及郡國車士。

然而話本除了詳述魏尚令匈奴聞風喪膽的事功，又如何遭陷下獄做了一番敘述，復引入了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，關於周亞夫嚴明軍令的記載，把漢文帝、馮唐、魏尚、周亞夫等人做了一番連繫，以馮唐為主軸，環環相扣。前引馮唐直諫亦有增補：

今聖朝魏尚，為雲中留守，其軍市之租，盡饗士卒。另借祿養錢，五日一錠，率養賓客、軍吏、舍人。由是北拒匈奴，不敢正眼而覷視中原。此皆魏尚之力也。雲中戰士，豈知有尺籍五符哉！不顧性命，終日力戰，方能上功。幕府一言不相應，文墨之吏法繩之，聖朝法不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。此亦未足為怪。魏尚，國之柱石。陛下信聽鄙讒佞之言，罷其官爵，奪其軍權，下獄問罪，以致匈奴長驅大進，輕視中國。以此推論，故此陛下有廉頗、李牧而不能用也。

事內容。袁樞別立條目，將《資治通鑑》依事項集中，開創以事為單元的史學體裁，李廣以智欺敵、安全回營之事，袁樞併入該書卷二《匈奴和親》。由這些改編自史書的故事可知，南宋人改寫故事的功力。

這些宋元話本故事，亦不乏與南宋當代連結的歷史傳說，提供許多新故事題材。例如，明人馮夢龍

文帝愕然，拍其股而歎曰：「非卿所奏，則寡人遭萬世之罵名！」一面傳旨，收仇廣居獄中，對馮唐曰：「卿勿以年老為辭，可持節親往雲中，赦魏尚之罪，就將各州兵馬，皆令本人調遣，以追匈奴。」馮唐再三不能推卻。次日，辭天子，持漢節，乘驛馬，投雲中來……。

經過潤飾，添加對話，果然生動其事，言語機鋒及人物情緒，躍然紙上；其後轉以魏尚領漢軍大勝匈奴，封侯受賞等圓滿情節完結。

以漢代名將為主題的話本，尚有《漢李廣世號飛將軍》一篇，其內容於史有據，亦虛構甚多，例如：在《史記·李廣列傳》中，提及李廣隨行漢文帝時，曾與猛獸格鬥，得到賞識，只有簡短四十餘字：

嘗從行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，而文帝曰：「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今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。

而話本改寫成一段射虎救駕的精彩情節：

一日，廣從文帝上林射獵，忽然深草中趕起一隻猛虎，眾皆躲避。廣騎馬向前，拈弓搭箭，一箭正中虎腰，墜坡而死。山後喊聲不絕，又於山邊趕出一虎。廣聽知，飛馬轉過山脚。正遇虎相近，一箭去，正中虎目，直透過腦而死。文帝親見李廣射死二虎，交取金百兩，絹百匹以賞之，撫其背，謂廣曰：「惜乎，子不遇時！若子在高帝時，封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那時文帝尊儒好禮，不尊武官，故發此言。乃李廣命薄，不得加封。有詩云：

射虎英雄孰可加？君王撫背重咨嗟。高皇若遇封侯易，從此功名到底差。

《史記·李廣列傳》還詳述上郡太守李廣於漢景帝年間，匈奴大舉入侵，天子使中貴從李廣習兵退適，從百騎出，竟遇匈奴數千騎，最後，李廣以勇略欺瞞匈奴，全軍歸營。這段精彩情節，話本自然不會省略，照原著陳述。倒是南宋袁樞（一一三一—一二〇五）《通鑑紀事本末》，直接引用了北宋司馬光（一〇一—一一〇八六）《資治通鑑》所收錄的這段史

（一一七四—一六四六）《醒世恆言》錄有《鄭節使立功神臂弓》，此篇又名《紅白蜘蛛》，話說宋人鄭信，帶著神女贈送的「神臂弓」，投軍立功，十餘年間做到了兩川節度使，鄭信身故後，金兵入侵滅宋時，還曾顯靈，護佑康王趙構渡江：

到徽、欽北狩，康王渡江，為金兵所迫，忽見空中有金甲神人，率領

神兵，以神臂弓射賊，賊兵始退。康王見旗幟上有「鄭」字，以問從駕之臣。有人奏言：「前兩川節度使鄭信，曾獻剋敵神臂弓，此必其神來護駕耳。康王既即位，敕封明靈昭惠王，立廟於江上，至今古跡猶存。」

康王渡江在南京應天登基，即宋高宗，以此立國背景，同時亦形

文藝紹興

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

本院南宋典藏精品盡出，包括書畫、器物、善本圖書等，近三百組件。另向浙江、福建、遼寧、上海、東京及京都各大博物館商借一百餘組件出土文物及繪畫，分為「文化振興」、「藝術創新」、「生活美學」、「傳播與融合」四個單元，全方位呈現南宋藝術的特色與豐富的文化內涵。由於展件達四百餘件，圖錄以《書畫卷》、《器物卷》、《圖書卷》三冊分別呈現。皇皇巨構，相互呼應，獨特精美，值得典藏。集精華薈萃於篇的《導覽手冊》，更是精彩，寄語醉心宋代文物的讀者，千萬不可錯過。



「文藝紹興—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」圖錄

大菊八 霧光特雪（銅版紙）內封裱荷蘭布 外包彩色精美書衣
書畫卷 424頁 定價1500元
器物卷 256頁 定價1000元
圖書卷 264頁 定價1000元

「文藝紹興—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」導覽手冊

17X25.5公分 平裝 內頁雪銅紙 144頁 定價150元

成許多瑞應傳說，亦有〈瑞應圖〉流傳，話本亦與此呼應，形成極富時代特色的藝文作品。

宋詩裡也記載了熱鬧的講史場合。南宋詩人劉克莊（一一八七—一二六九）：「兒女相攜看市優，縱談楚漢割鴻溝；山河不暇為渠惜，聽到虞姬直是愁。」（註九）描述民間演史藝人的出現，引起村民全家圍觀，演說精彩，觀眾入迷；而楚漢相爭、霸王別姬的歷史情節，在古今不同的時空裡不斷傳述。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，死後是非誰管得？滿村聽說蔡中郎。」（註十）一詩，為同樣著名的南宋詩人陸游（一一二五—一二〇〇）所作，記錄了村中湧現觀看演史的人潮。

南宋文士洪邁（一一二三—一二〇二）著《夷堅志》，專記神奇詭異、虛誕荒幻之事，其中〈班固入夢〉講述夢裡經歷與醒後情景相應的奇事，而夢境主題竟為東漢史家班固，及其名著《漢書》：
乾道六年冬，呂德卿偕其友王李夷（嵎）、魏子正（羔如）、上官祿

仁往臨安觀南郊舍，於黃氏客邸，王、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，通名曰班固，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，臨去云：「明日暫過家間，少款可乎？」覺而莫能曉，各道夢中事，大抵略同。適是日案閱五輅，四人同出嘉會門外，茶肆中坐見幅紙，用排帖尾云：「今晚講說《漢書》」。相與笑曰：班孟堅豈非在此邪！旋還到省門，覺微餒，就入一食店，視其牌則「班家四色包子」也，且笑且歎，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，亦顯於寤寐，萬事豈不

前定乎？（註十一）
情節裡記載了茶肆裡的廣告招牌：「今晚講說《漢書》」，顯示當時演史尚以「史書」為題材來源，演出內容當已改編成口傳「話本」，不可能照本宣科。
通過各種蒙求、類書的流傳，史書書目可能已成為一般性常識，為多數百姓所知曉。南宋詩文都反映了通俗性講史的盛況，可知史學已成為知識與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。■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註釋

- 1.（宋）陳元說，《（新編纂書類要）事林廣記》（元祿十二年（1699）三月刊，京都今井七郎兵衛、中野五郎左衛門後印本，收入《和刻本類書集成》第一輯），卷之一，甲集，卷六，頁194。
- 2.同上，卷之四，丁集，卷二，頁10。
- 3.此說實不同於一般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，所謂「前四史」，加上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魏書》、《北齊書》、《周書》、《隋書》，及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新五代史》，共十七部正史。
- 4.朱繪，《歷代帝王年運註要》十卷，另參《文獻通考》：「陳氏（陳振孫，《直齋書錄題解》，卷四，頁28-29）曰：左朝奉大夫朱繪撰。紹興五年序，未詳何所人。」是書卷一百九十三，經籍考二十，史，編年，頁24。
- 5.（宋）陳元說，《（新編纂書類要）事林廣記》，卷之四，丁集，頁17。
- 6.同上。
- 7.（宋）周密，《武林舊事》，卷十下，頁1-2。
- 8.（宋）吳自牧，《夢梁錄》，卷二十，頁16-17。
- 9.（宋）劉克莊，《後村集》，卷十，頁18。
- 10.（宋）陸游，《劍南詩集》，卷三十三，〈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〉，頁12。
- 11.（宋）洪邁，《夷堅志》，丁卷三，頁11。